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目錄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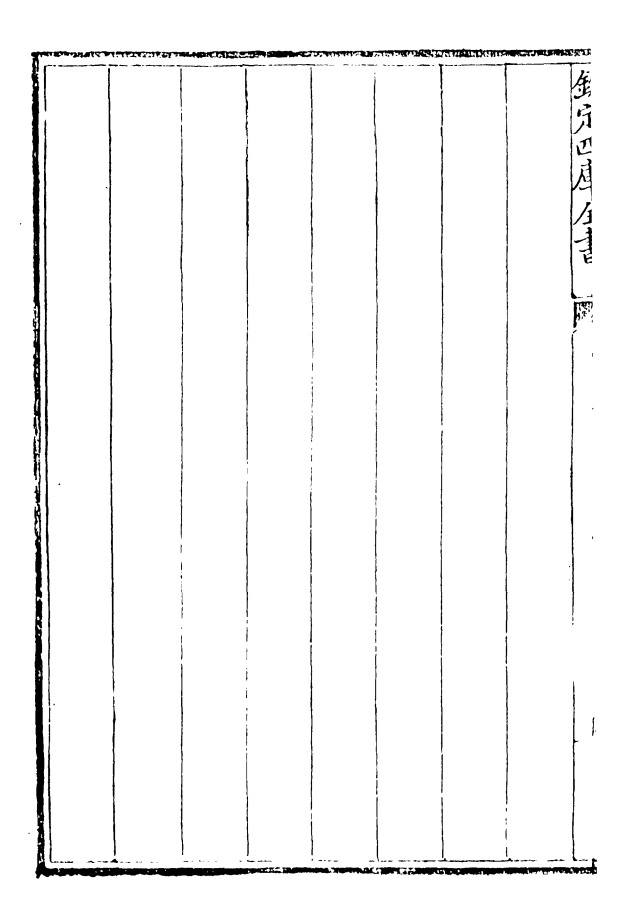
覆校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録監生臣唐作梅

御製讀王祥傳率題

三公不拜道猶尊草命胡然受冕軒古有名言疑信半求忠臣在孝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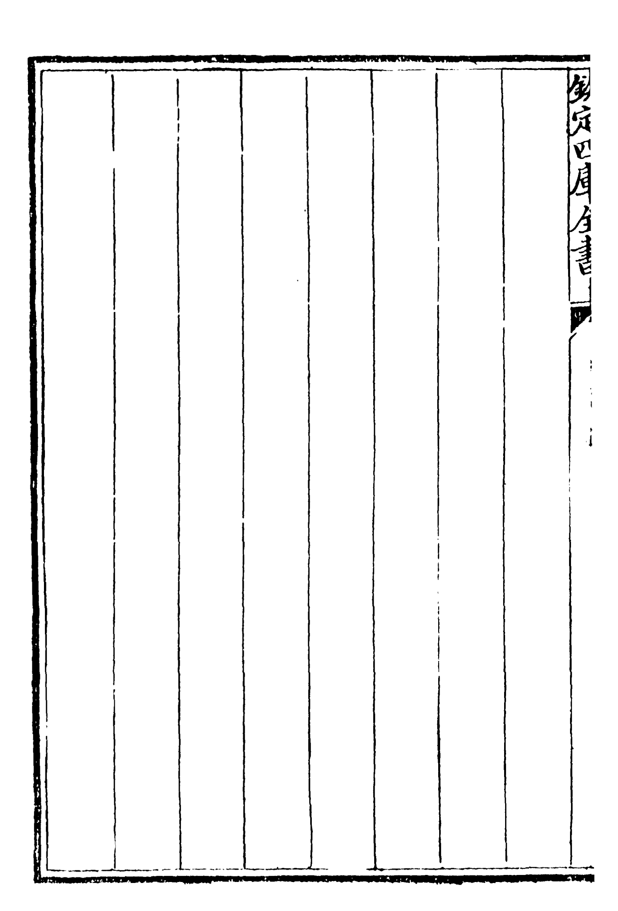


御製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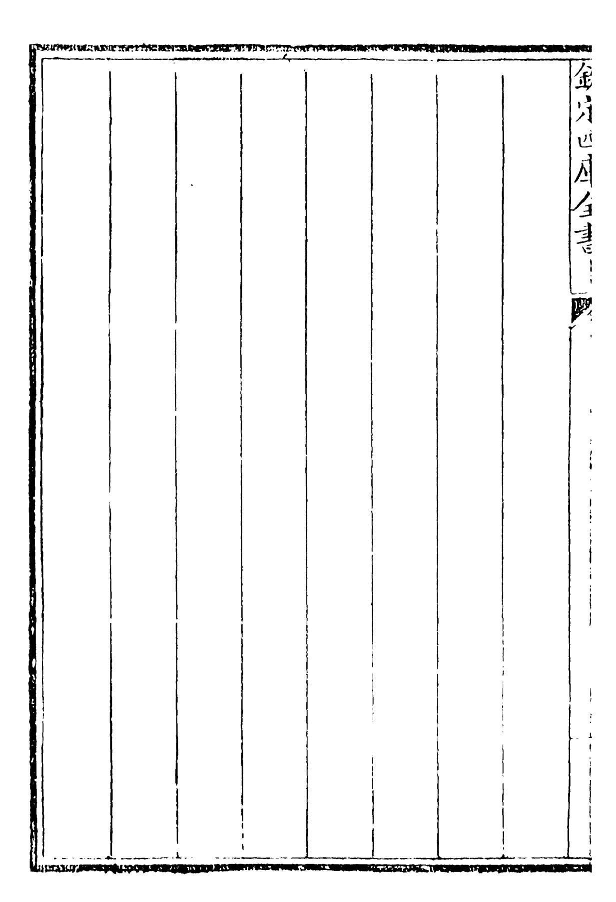
瑯琊渡江表敦讓弗即真揖讓而救火誠然亦不倫按

劍叱撤座廹切爭廷臣周嵩進讜言不為附鳳人忤旨

守新安難兄即伯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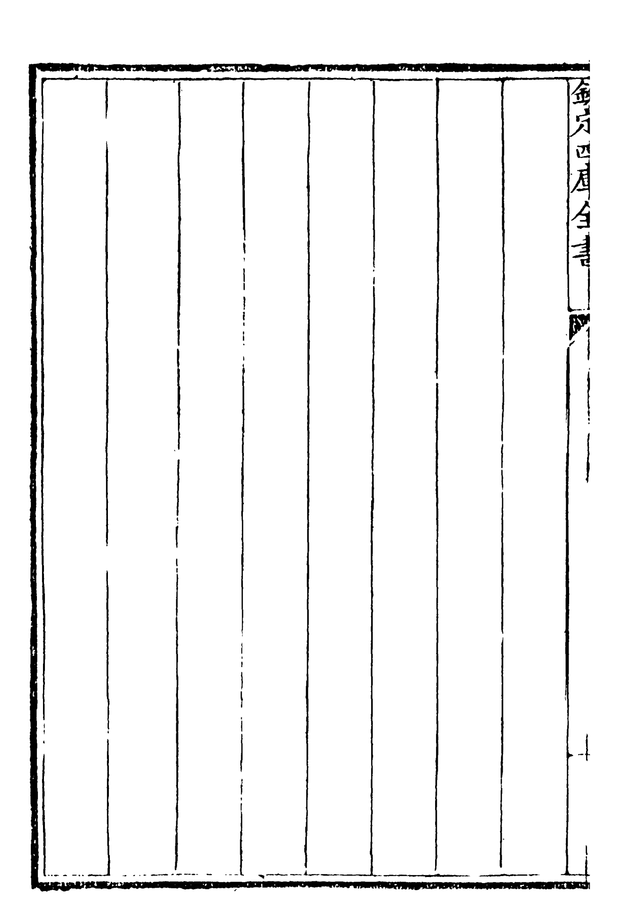
御製讀晉書郭璞傳
景純好經學兼妙陰陽術郭公授青囊遂洞五行秝京房轉禍福管輅豫凶吉活馬靈偶示贖妾德實失禍終嬰王敦南岡鵲巢出先知與不知事後原一律明哲保身人本無奇可述



御製讀王徽之傳偶題

晉室清談實妨政不知馬數詡崇情會稽當與牛羊長

孔子猶然素位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一

晉書　　正史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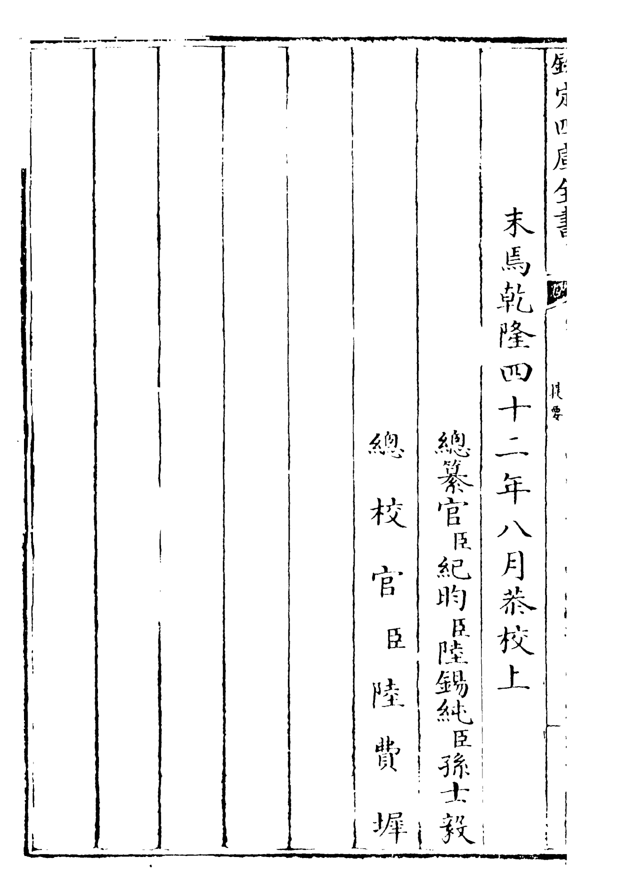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奉勅撰劉知幾史通外篇謂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勅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於

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道鸞之續晉陽秋並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棄毋乃書成之日即有不愜於衆論者乎考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其論皆稱制曰蓋出于太宗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才之良楛不知凡幾而九重揆藻宣王言

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士衒一善書之逸少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貶畧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即如文選注馬汧督誄引臧榮緒王隱書稱馬敦立功孤城死于非罪後加贈祭而晉書不為立傳亦不附見於周處孟觀等傳又太平御覧引王隱書云武帝欲以郭琦為佐著作郎問尚書郭彰彰憎琦不

附已答以不識上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郎矣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能復為今世吏終於家琦蓋始終亮節之士也而晉書亦削而不載其所載者大抵宏奬風流以資談柄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註一一互勘幾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黄朝英緗素襍記詆其引世説和嶠戕戕如

千文松礧砢多節目既載入和嶠傳中又以嶠字相同並載入温嶠傳中顛倒舛迕竟不及檢猶其枝葉之病非其根本之病也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書並亡考晉事者舍此無由故歷代存之不廢耳音義三卷唐何超撰超字令升自稱東京人楊齊宣為之序其審音辨字頗有發明舊本所載今仍附見于



末焉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一

正史類

晉書目録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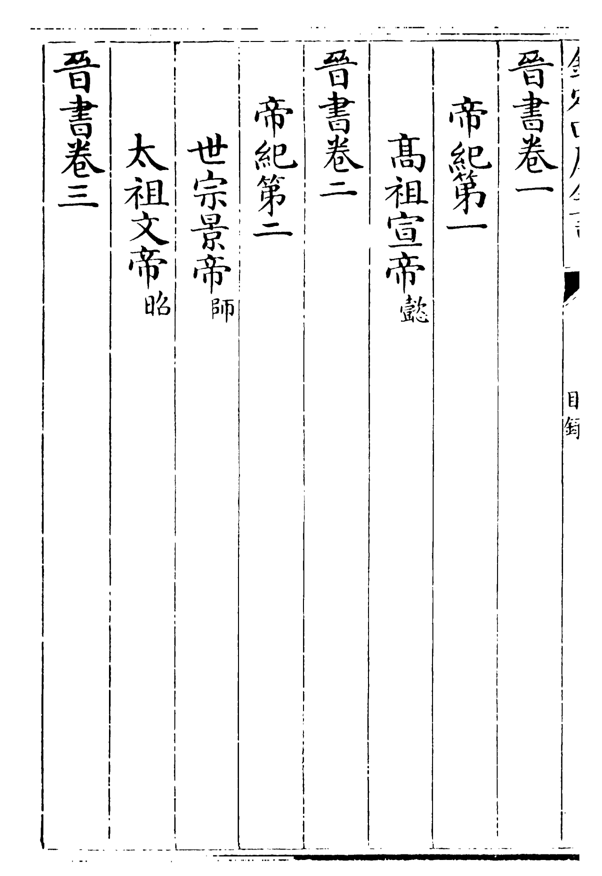
帝紀十

志二十

列傳七十

載記三十

帝紀



帝紀第三

世祖武帝炎

晉書卷四

帝紀第四

孝惠帝衷

晉書卷五

帝紀第五

孝懷帝熾

康帝岳

晉書卷八

帝紀第八

孝宗穆帝聃

哀帝丕

廢帝海西公奕

晉書卷九

帝紀第九

志

志第一

天文上

晉書卷十二

志第二

天文中

晉書卷十三

志第三

天文下

晉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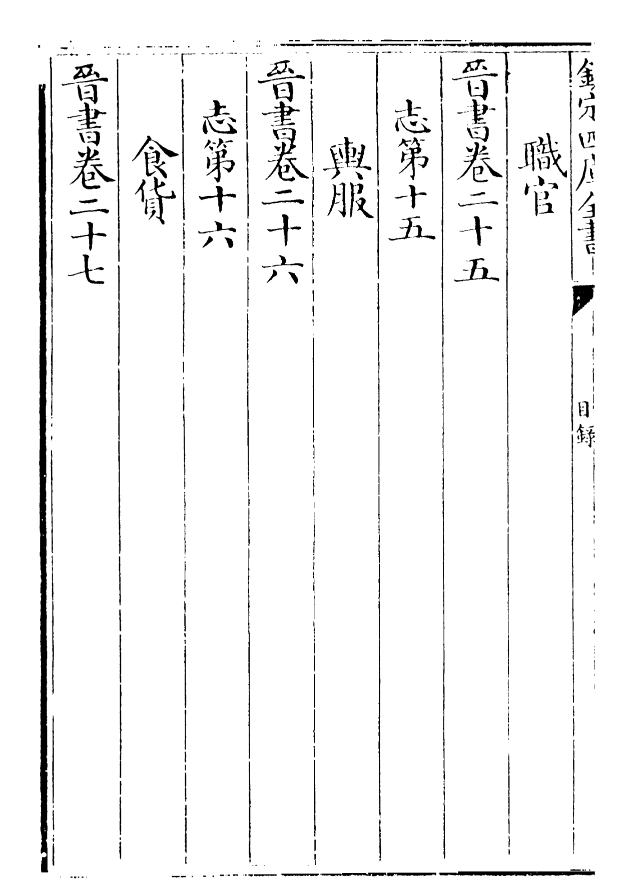
晉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樂下

晉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志第十七

五行上

晉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五行中

晉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五行下

景獻羊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　左貴嬪　胡貴嬪　諸葛夫人

惠賈皇后

惠羊皇后　謝夫人

懷王太后

元夏侯太妃

晉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廢帝庾皇后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順王皇后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定王皇后

安德陳太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皇后

列傳第七　宗室

范陽康王綏子虓

濟南惠王遂曾孫勲

譙剛王遜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弟恢之　休之　允之　韓延之　恬弟恬

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弟順　西河繆王斌

晉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　宣五王文六王

晉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九

列傳第十三

山濤子簡　簡子遐

王戎從弟衍　衍弟澄　郭舒

樂廣

晉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鄭袤子默　默子球

李胤　盧欽子浮　弟珽　珽子志　志子諶

晉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何攀

晉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劉頌　李重

晉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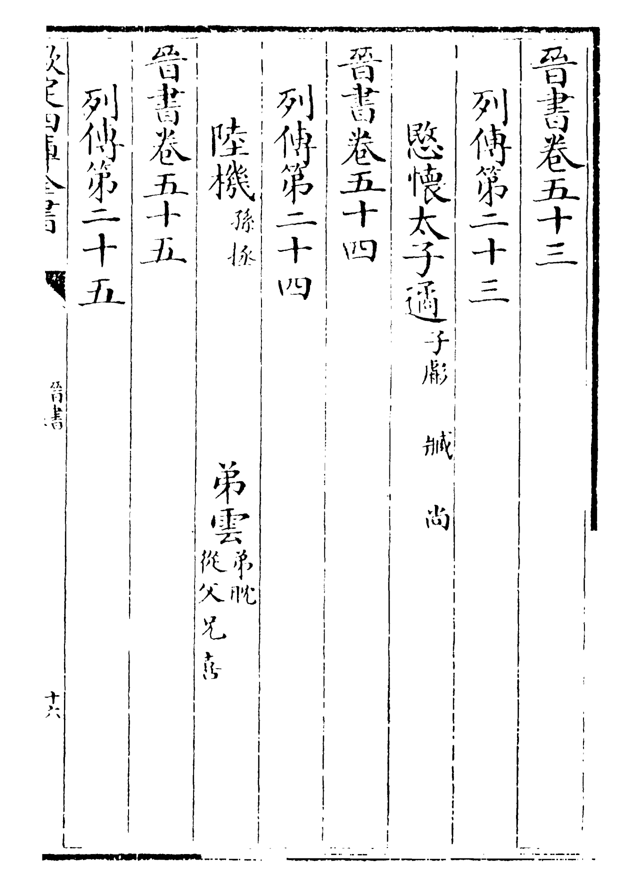
傅玄子咸　咸從父弟祗

晉書卷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九

胡毋輔之 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羊曼 弟聃　光逸

晉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曹志　庾峻 子珉 珉弟敳
郭象　庾純 子旉
秦秀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彦
張光　趙誘

晉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周處　子玘　玘弟札　玘子勰　札兄子筳

周訪　子撫　撫子楚　楚子瓊　瓊子虓　撫弟光　光子仲孫

晉書卷五十九

晉書卷六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孫旂 孟觀

牽秀 繆播 從弟胤

皇甫重 張輔

李含 張方 閻鼎

索靖 子綝 賈疋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晉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晉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李矩

段匹磾　魏浚族子該

郭默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元四王

簡文三王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郗鑒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鑒叔父隆

晉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紀瞻

賀循楊方　薛兼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晉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熊遠

王鑒　陳頵

高崧

晉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葛洪

晉書卷七十三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晉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毛寶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宗人德祖

劉遐

鄧嶽子遐

朱序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王長文

虞溥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晉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車胤　殷覬

王雅

晉書卷八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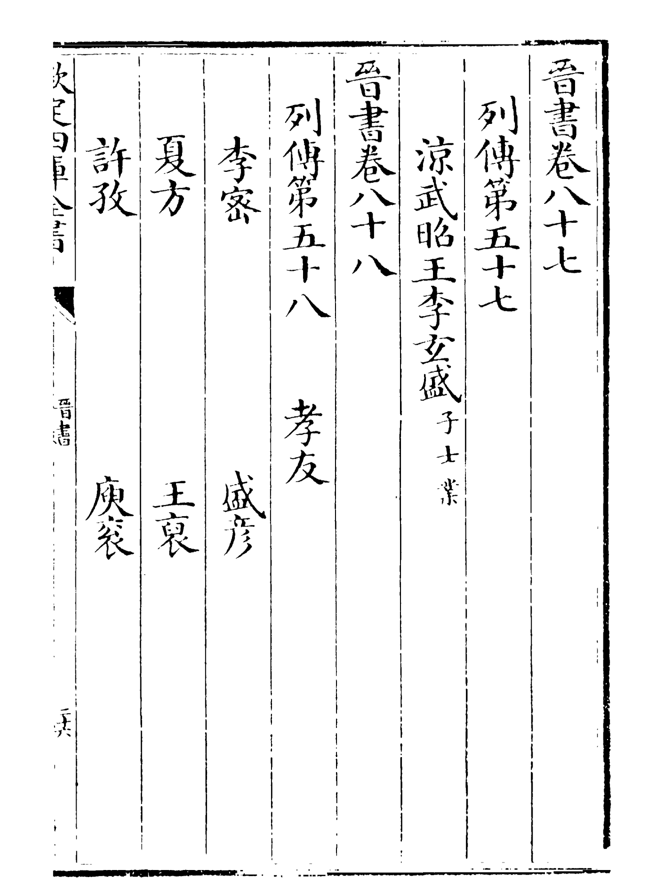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庾楷

劉牢之子敬宣　殷仲堪

楊佺期

晉書卷八十五



晉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李玄盛 子士業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孝友

李密 盛彥

夏方 王裒

許孜 庾衮

孫晷 顔含

劉殷 王延

王談 桑虞

何琦 吳逵

晉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

嵇紹 從子含 王豹

劉沉 麴允 焦嵩

賈渾　王育
韋忠　辛勉
劉敏元　周該
桓雄　韓階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沈勁　吉挹
王諒　宋矩

晉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良吏

潘京　范啓
丁紹　喬智明
鄧攸　吳隱之

晉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氾毓

晉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應貞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郗湛　棗據

褚陶　王沉

張翰　庾闡

曹毗　李充

袁宏　伏滔

羅含　顧愷之

晉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外戚

王遐　王蘊

褚裒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隱逸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范粲 子喬　魯勝

董養　霍原

郭琦　伍朝

魯褒　氾騰

任旭　郭文

龔壯　孟陋

韓績　譙秀

翟湯子莊　郭翻

辛謐　劉驎之

索襲　楊軻

公孫鳳　公孫永

張忠　石垣

宋纖　郭荷

郭瑀　祁嘉

瞿硎先生　謝敷

戴逵　龔玄之

陶淡　陶潛

晉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步熊　杜不愆

嚴卿　隗炤

卜珝　鮑靚

吳猛　幸靈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黃泓

索紞　孟欽

王嘉　僧涉

郭黁　鳩摩羅什

曇霍　臺產

晉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列女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孟昶妻周氏　何無忌母劉氏

劉聰妻劉氏　王廣女

陝婦人　靳康女

韋逞母宋氏　張天錫二妾閻氏薛氏

苻堅妾張氏　竇滔妻蘇氏

苻登妻毛氏　慕容垂妻段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李玄盛后尹氏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桓玄　卞範之

殷仲文

晉書卷一百

列傳第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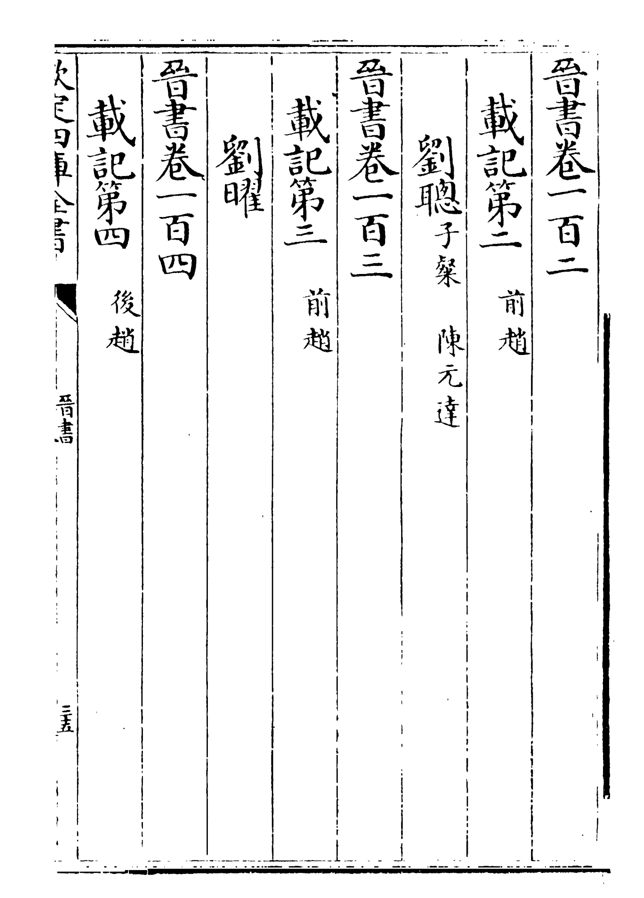
王彌　張昌

陳敏　王如

載記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第一 前趙



晉書卷一百二

載記第二 前趙

劉聰 子粲 陳元達

晉書卷一百三

載記第三 前趙

劉曜

晉書卷一百四

載記第四 後趙

載記第七 後趙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鑒 冉閔

晉書卷一百八

載記第八 前燕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晉書卷一百九

載記第九 前燕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雄　王墮

晉書卷一百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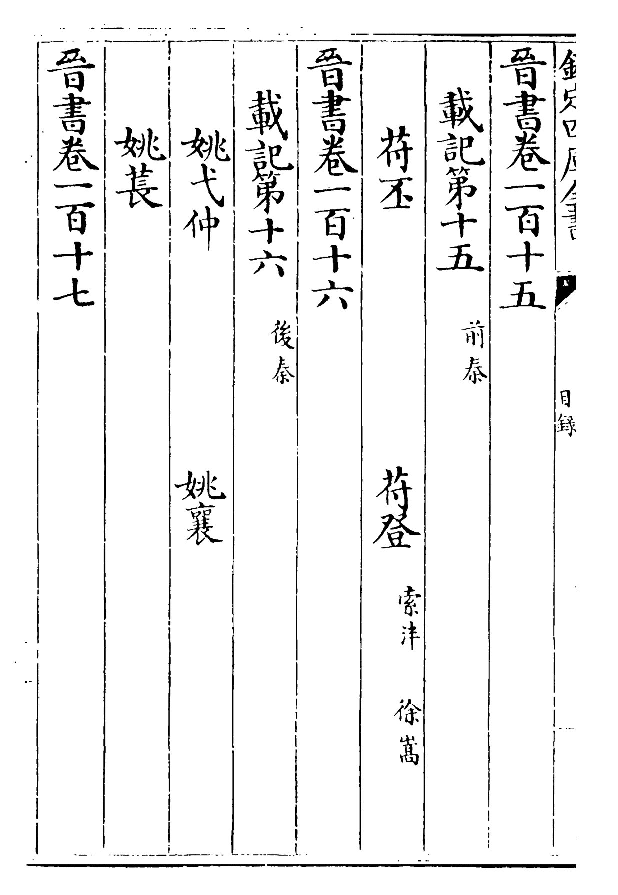
載記第十三　前秦

苻堅上

晉書卷一百十四

載記第十四　前秦

苻堅下　王猛　苻融　苻朗



載記第十七　後秦

姚興上

晉書卷一百十八

載記第十八　後秦

姚興下　尹緯

晉書卷一百十九

載記第十九　後秦

姚泓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載記第二十二　後涼

呂光　呂纂

呂隆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載記第二十三　後燕

慕容垂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右晉十二世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

中朝四帝都洛陽五十四年

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二年

有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附其書起乙酉盡庚申

臣等謹案晉書一百三十卷唐太宗命房喬等撰晉書自陸機干寶王隱虞預謝靈運何法盛臧榮緒蕭子顯等各有撰述貞觀中以前後十有八家未能盡善故命喬等再加編次太史令李淳風深明星歷所修天文律歷

五行三志最可觀採至紀傳序論別遂棄史漢之簡質近宗徐庾之華藻劉知幾之論題矣高希嶠有晉書注何超有晉書音義間附本書今本以諸書參訂誠足補前人未備云

乾隆四十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晉書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至四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謄錄監生臣王元愷

晉書卷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第一

宣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内温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

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楚漢間司馬卬為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為殷王都河内漢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頴川太守儁字元異儁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竒節聰朗多大畧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

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

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

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為軍司馬言於

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帝又言荆州刺史胡脩麤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

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内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魏武以荆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帝紀綱喪事内外肅然乃奉梓宫還鄴

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漢禪以帝為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

黃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

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

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録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復命帝居守内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

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及孫權圍江夏遣其將諸葛瑾張霸并攻襄陽帝督諸軍討權走之進擊敗瑾斬霸并首級千餘遷驃騎將軍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

慮其為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

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

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於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埸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來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于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

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吴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椿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虚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帝屯于宛

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黄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泝沔而上至于朐䏰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

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淩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郿為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

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為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

少為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

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焉

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

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

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来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来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茍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决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

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

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將楊儀魏延爭權儀斬延并其衆帝欲乘隙而進有詔不許

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武都氐王苻雙強端帥其屬六千餘人來降關東飢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于京師

四年獲白鹿獻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

貢令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豈非忠誠協符千載同契俾乂邦家以永厥休邪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

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是時大脩宫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飢弊帝將即戎乃諫曰昔周公營洛邑蕭何造未央今宫室未備臣之責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窮外内有役勢不並興宜假絶内務以救時急

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勑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為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

方將埽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鋭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

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遥為之聲援遺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静犯令斬之軍

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

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驕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禽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鬛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慴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

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為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
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
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
遣侍中衛演乞尅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
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
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
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旣入城
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

之以為京觀偽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初文懿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為文懿所詿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

還家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初帝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卧内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

詔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為大司馬朝議以為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為太傅入殿不趨賛拜不名劒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嫁娶喪葬取給於官以世子師為散騎常侍子弟三人為列侯四人為騎都尉固讓子弟官不受

魏正始元年春正月東倭重譯納貢焉耆危須諸國弱

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来獻天子歸美宰輔又增帝封邑初魏明帝好脩宮室制度靡麗百姓苦之帝自遼東還役者猶萬餘人雕玩之物動以千計至是皆奏罷之節用務農天下欣賴焉

二年夏五月吴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隲掠柤中帝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来圍樊不可卒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帝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疆埸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

之大憂也六月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帝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鋭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天子遣侍中常侍勞軍于宛秋七月增封食郾臨頴并前四縣邑萬戶子弟十一人皆為列侯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

之庶可以免乎

三年春天子追封謚皇考京兆尹為舞陽成侯三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先是吴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帝欲自擊恪議者多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帝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為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

也

四年秋九月帝督諸軍擊諸葛恪車駕送出津陽門軍次于舒恪焚燒積聚棄城而遁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節勞軍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

果無功而還

六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詔帝朝會乘輿升殿

七年春正月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

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賊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柤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柤中所失萬計

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薨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宫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為之謡曰何鄧丁亂京城

九年春三月黄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

與曹爽爲伎人爽與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
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
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荆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
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
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
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
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
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

復曰當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勲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髙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

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内踈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髙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為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帝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内則僭擬外專威權羣臣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

桀牙縱恣日甚又以黄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吕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勑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黄門令罷爽義訓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

浮橋伺察非常乂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為鹿
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乂奉天子幸許昌移
檄徵天下兵乂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
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乂勸之
通奏帝又遣乂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乂指洛水為
誓乂意信之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説萬端終不能從乃
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為富
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

黄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蔣濟曰曹真之勲不可以不祀帝不聽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二月天子以帝為丞相增封頴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固讓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

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于洛陽置左右長史增掾屬舍人滿十人歲舉掾屬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騎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彤平樂亭侯倫安樂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

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容故耳即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録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天子遣侍中韋誕持節勞軍于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為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子各一人為列侯前後食

邑五萬戶侯者十九人固讓相國郡公不受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師時年七十三天子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弟孚表陳先志辭郡公及轀輬車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先是預作終制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三篇歛以時服不設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一如遺命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帝内

忌而外寛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

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已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賢

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寛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
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
危之命觀其雄略内斷英猷外决殄公孫於百日擒孟
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
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
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
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
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

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

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鋭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晉書卷一

晉書卷一考證

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臣人龍按左傳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一出於少昊一出出於顓頊是重黎為二人而史記楚世家及太史公自序竟以重黎為一人此書及宋書衛瓘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皆昔人相沿之謬也

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臣良裘按三國志諸葛亮復出祁山賈詡魏平數請戰又亮使魏延等赴拒大

破之此云賈嗣不作賈詡又下文亮望塵而遁及追擊破之等語俱與志異

晉書卷一考證